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晉文卷一百三十七

烏程嚴可均校輯

戴逵

逵字安道，譙國人，徙居會稽剡縣。孝武時，累徵散騎常侍、國子博士、國子祭酒，皆不就。太元末，復徵太子中庶子，會病卒。有竹林七賢論二卷、集十卷。

流火賦

火滛薪以傳焰，人資氣以享年，苟薪氣之有歇，何年焰之恆延。初學記二十五

離興賦

挾鳴琴于林下，理纖綸于長浦，迴餞行于越江，送猗人于西瀉。初學記十八

棲林賦

浪迹潁湄棲景箕岑文選江淹雜體詩注

幽關忽其離楗玄風暖以雲頹文選頭陁寺碑文注

與所親書

近在𨕖如入官舍世說棲逸又見藝文類聚三十六

答范甯問馬鄭二義書

夫易者當使用日則廢月可得言易耳鄭以哭日準平生之月而謂之易且無服之殤非唯周親七歲以下也他親長中降而不服故傳曰不滿八歲以下皆爲無服之殤也如馬義則以此文悉關諸服降之殤者若如鄭義諸降之殤當作何哭耶若復哭其生月則緦麻之長殤決不可二百餘日哭鄭必推之于不哭則小功之親以志學之年成童而夭無哭泣之位恐非有情者之所允也通典一九十

與遠法師書

安公和南弟子常覽經典皆吕禍福之來由于積行是吕自少束修至于白首行不負于所知言不傷于物類而一生艱楚荼毒備經顧景塊然不盡唯己夫冥理難推近情易纏每中宵幽念悲慨盈懷始知修短窮達自有定分積善積惡之談蓋是勸教之言耳近作此釋疑論今吕相呈想消息之餘脫能尋省戴安公和南釋藏經三廣弘明集二十

重與遠法師書

安公和南聞作釋疑論吕寄其懷故呈之匠者思聞啟誨既辱還告開示宗轍幷送周郎難甚有趣致但理本不同所見亦殊今重仲鄙意答周復吕相呈旨誠可求而辭不自暢想脫覽省戴公和南釋藏經三廣弘明集二十

答遠法師書

安公和南辱告幷見三報論旨喻宏遠妙暢理宗覽省反復欣悟

兼懷弟子雖伏膺法訓誠信綢至而少遊人林遂不涉經學往已艱毒交纏聊寄之釋疑已自攄散此蓋情發于中而形于言耳推其俗見之懷誠爲未盡然三報曠遠難以辭究弟子等當素飡必覩展冀親承音旨益祛其滯諸懷寄之周居士戴安公和南（廣弘明集）

二十

山贊

蔚矣名山亭亭洪秀竝基二儀嶷嶕雲構嵯峩積阻寥籠虛岫輕霞下拂神泉旁漱曰仁奚樂惟茲比壽（藝文類聚七）

水贊

水德淡中泉玄內鏡至柔好卑和協道性止鑒標貫上善興詠爰有幽人擁輪來映（初學記六）

琴贊

至人託玩導德宣情微音虛遠感物悟靈（初學記十六）

酒贊并序

余與王元琳集于露立亭，臨觴撫琴，有味乎二物之間，遂共爲之贊曰：

醇醪之興，與理不乖，古人既陶，至樂乃開，有客乘之，隗若山頹，目絕羣動，耳隔迅雷，萬異既冥，惟元有懷。初學記二十六，文略見書鈔一百四十八

顏回贊

神道天絕，理非語象，不有伊人，誰憐誰仰，際盡一時，照無二朗，契彼玄迹，冥若影響。藝文類聚二十

尚長贊

尚叟沖順，庸行晷世，和龍婉約，玄識罔滯，瞻彼崇高，俄爲塵躐，亦有同好，潛莊夙契，超超增霧，眇眇偕逝，跡絕青崖，影滅雲際。藝文類聚三十六

中三復贊

嗜好深則天機淺名利集則純白離如此故識鑒逾昏驕淫溺太心與愼乖則理與險會然後役智以御險履險以逃害故陰陽寇其內人力攻其外陰陽結則金石爲之消人事至則雖智不足賴若然者雖翠幄華堂焉得而康之列鼎重味焉得而嘗之藝文類聚二十三

閑遊贊

昔神人在上輔其天理知溟海之禽不以籠樊服養櫟散之質不以斧斤致用故能樹之于廣漠棲之于江湖載之以大猷覆之以玄風使夫淯朴之心靜一之性咸得就山澤樂閒曠自此而箕嶺之下始有閑遊之人焉降及黃綺逮于臺尚莫不有以保其太和肆其天眞者也且夫巖嶺高則雲霞之氣鮮林藪深則蕭瑟之音淸其可以藻玄瑩素疵其皓然者舍是焉故雖援世之彥覬致之傑放舞雩以發詠閒乘桴而懷厲況乎道乖方內體絕風塵理榍

長謝歌鳳逍巡溢八疵于玄流澄雲崖而頤神者哉然如山林之客非徒逃人患避爭門諒所以翼順資和滌除機心容養淑而自適者爾況物莫不以適爲得以足爲至彼閑遊者奚往而不適奚待而不足故蔭映巖流之際偃息琴書之側寄心松竹取樂魚鳥則澹泊之願于是畢矣然奇趣雖均玄契罕遇終古皆孤棲于一巖獨玩于一流苟有情而未忘有感而無對則綴斤寢絃之歎固已幽結于林中驟感于遐心爲日久矣我故遂求方外之美略舉養和之具爲雜贊八首暢其所託始欣閑遊之遐逸終感嘉契之難會以廣一往之詠以抒幽人之心云爾

茫茫草昧綿邈玄世三極未鼓天人無際萬器既判靈朴乃戢實有神宰忘懷司契冥外旁通潛感莫滯總順巢高兼應夷惠緬矣遐風超哉絕步顧揖百王仰怡泰素矜其天真外其囂務詳觀群品馳神萬慮誰能高佚悠然一悟藝文類聚三十六

松竹贊

猗歟松竹，獨蔚山阜，肅肅修竿，森森長條。藝文類聚八十八

放達爲非道論

夫親沒而採藥不反者，不仁之子也；君危而屢出近關者，苟免之臣也；而古之人，未始以彼害名敎之體者，何達其旨故也。達其旨故不惑其迹，若元康之人，可謂好遯迹而不求其本，故有捐本徇末之弊，舍實逐聲之行，是猶美西施而學其顰眉，慕有道而折其巾角，所以爲慕者非其所以爲美，徒貴貌似而已矣。夫紫之亂朱以其似朱也，故鄉原似中和，所以亂德；放者似達，所以亂道。然竹林之爲放，有疾而爲顰者也；元康之爲放，無德而折巾者也，可無察乎？且儒家尚譽者，本以興賢也，既失其本，則有色取之行，懷情喪眞，以容貌相欺，其弊必至于末僞；道家去名者，欲以篤實也，苟失其本，又有越檢之行，情禮俱虧，則仰詠兼忘，其弊必至于本薄。

夫僞薄者非二本之失而爲弊者必託二本以自通夫道有常經而弊無常情是以六經有失二政有弊苟乖其本固聖賢所無奈何也嗟夫行道之人自非性足體備闇蹈而當者亦曷能不棲情古烈擬規前修苟迷擬之然後動議之然後言固當先辨其趣舍之極求其用心之本識其枉尺直尋之旨採其被褐懷玉之由若斯塗雖殊而其歸可觀也跡雖亂而其契不乖也不然則流遯忘反爲風波之行自驅以物自誣以僞外眩囂華內喪道實以矜尙奪其眞主以塵垢翳其天正貽笑千載可不愼歟晉書戴逵傳

釋疑論

安處子問于元明先生曰蓋聞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又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斯乃聖達之格言萬代之宏標也此則行成于己身福流于後世惡顯于事業獲罪乎幽冥然聖人爲善理無不盡善積宜歷代皆不移行無一善惡惡相承亦

盡下脫理盡二字

當百世俱闇是善有常門惡有定族後世修行復何益哉又有東
修履道言行無傷而天罰人楚百羅備嬰任性恣情肆行暴虐生
保榮貴子孫繁熾推此而論積善之報竟何在乎夫五情六欲人
心所常有斧藻防閑外事之至苦苟人鬼無尤于趣舍何不順其
所甘而強其苦哉請釋所疑以祛其惑先生曰善哉子之問也史
遷有言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荀悅亦云飾變詐而為姦詭者自
足乎一世之間守道順理者不免飢寒之患二生疑之于前而未
能辨吾子惑之于後不亦宜乎請試言之夫人資二儀之性以生
稟五常之氣以育性有修短之期故有彭殤之殊氣有精粗之異
亦有賢愚之別此自然之定理不可移者也是以堯舜大聖朱均
是育瞽叟下愚誕生有舜顏回大賢早夭絕嗣商臣極惡令胤克
昌夷叔至仁餓死窮山盜跖肆虐富樂自終比干忠正斃不旋踵
張湯酷吏七世珥貂凡此比類不可稱數驗之聖賢既如彼求之

常人又如此故知賢愚善惡修短窮達各有分命非積行之所致也夫以天地之元遠陰陽之廣大人在其中豈唯稊米之在太倉毫末之于馬體哉而匹夫之細行人事之近習一善一惡皆致冥應欲移自然之彭殤易愚聖于朱舜此之不然居可識矣然則積善積惡之談蓋施于勸教耳何以言之夫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性欲既開流宕莫檢聖人之救其弊因神道以設教故理妙而化敷順推遷而抑引故功元而事適是以六合之內論而不議鑽之而不知所由日用而不見所極設禮樂以開其大朦名法以束其形跡賢者倚之以成其志不肖企及以免其過使孝友之恩深君臣之義篤長幼之禮序朋執之好著背之則為失道之人譏議以之起向之則為名教之士聲譽以之彰此則君子行己處心豈可須臾而忘善哉何必循教責實以期報應乎若能體聖教之幽旨審分命之所鍾庶可豁滯于心府不祈驗于冥

口當作脗

中矣處子乃避席曰夫理蘊千載念纏一生今聞吾子大通之論足㠯釋滯疑祛幽結矣僕雖不敏請佩斯言廣弘明集二十

荅周居士難釋疑論

聞㠯暇日因事致感脫作釋疑㠯呈法師既辱還告并送來難辭喻清口致有旨歸但自覺雖先觀者莫悟所見既殊孰是能正敬懷未悟請共盡之僕所爲能審分命者自呼識拔常均妙鑒理宗校練名實比驗古今者耳不謂淪溺生死之域欣慼失得之徒也苟能悟彭殤之壽夭則知修短之自然察堯舜于朱均㠯得愚聖之有分推淵商之善惡足明冥中之無罰等比干盜跖可識禍福之非行既能體此難事然後分命可審不祈冥報耳若如來難宅情于理則理未可喻請求諸己其明効矣此乃未喻由于求己非爲無理可喻也若舍己而外鑒必不遠而復矣

難曰勸教之設必傍實而動直爲訓之方不可㠯一塗而盡僕嘗

謂聖人爲教反眞空設耶答曰夫善惡生于天理是非由乎人心因天理以施教順人心以成務故幽懷體仁者挹元風而載悅肆情出轍者顧名教而內揣功元物表日用而忘其惠理蘊冥寂濤之不見其宗非違虛教以眩于世也是以前論云神道以設教故理妙而化敷順推遷而抑引故功元而事適者也

難曰安于懷仁不沒其身臧會以僭有後魯國則分命所鍾于何而發元明之唱更爲疑府矣答曰斯乃所以明善惡之有定不由于積行也若夫仁者爲善之嘉行安于懷而受福僭者反理之邪事臧會爲之而獲後良由分應沒身非履仁之所移命當爲後非行僭之能罰豈異比干忠正而嬰剖心之戮張湯酷吏而獲七世之祜哉苟斯理之不殊則知分命之先定矣乃同元明之有分非爲成疑府也

難曰古之君子知通否之來其過非新賢愚壽夭兆明是昔楚穆

以福濃獲沒，蔡靈以善薄受禍，郄宛以釁深莫救，宋桓以愆微易唱。答曰，夫通否非新，壽夭自昔，信哉斯言，是僕所謂各有分命者也。若夫福濃獲沒，釁深莫救，此則報應之來，有若影響。蔡靈以善薄受禍，商臣宜以極逆罹殃，宋桓以愆微易唱，鄒文應用行善延年，而罪同罰異，福等報殊，何明鑒于蔡宋，而獨昧于楚鄒乎。君所爲不祈驗于冥中，影響自微，不期在于應報，而慶罰以彰，于斯躓矣。

難曰，然則天網恢恢，疏而遂失耶。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但盈損藏于日用，交賒昧于理緣。答曰，夫天理冥昧，變狀難明，且當推已兆于終古，考應報之成跡耳。至于善惡禍福，或有一見，斯自遇與事會，非冥司之眞驗也。何以明之，若其有司，當加之治國，長之一家，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必罰，使修行者保其素履，極逆者受其酷禍，然後積善之家，被餘慶于後世，積不善之家，流殃咎乎來世

乎而今則不然或惡深而免誅或積善而禍臻或履仁義而亡身或行肆虐而降福豈非無司而自有分命乎若吕盈換藏于日用交賒昧于理緣者但當報對遲晚不切目前耳非爲善惡舛錯是非莫驗推斯而言人之生也性分夙定善者自善非先有其生而後行善吕致于善也惡者自惡非本分無惡長而行惡吕得于惡也故知窮達善惡愚智壽夭無非分命分命元定于冥初行跡豈能易其自然哉天網不失隱見微顯故是勸教之言耳非元明所謂本定之極致也既未悟妙推之有宗亦何分明之可辯乎將恐向之先覺還爲後悟矣言而未已聊吕謙敘 廣弘明集二十

竹林七賢論

嵇康字叔夜與東平呂安少相知友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 御覽四百九

嵇紹入洛或謂王戎曰昨于稠人中始見嵇紹昂昂然野鶴之在

雞羣、藝文類聚九十

阮籍字嗣宗、性樂酒、善嘯、聲聞百步、箕踞嘯歌、酣放自若、時蘇門山中、忽有眞人在焉、籍親往尋其人于巖嶺、遂登嶺從之、箕坐相對、籍乃商略終古、以問之、仡然不應、籍因對之長嘯、有頃、彼乃漸然笑曰、可更作、籍又嘯、意盡、退還半嶺、巖嶺喈然有聲、若數部鼓吹、顧瞻、乃向人之嘯也、藝文類聚十九、御覽三百九十二

魏朝封晉文王、因讓、公卿皆當喻旨、司空鄭沖等、馳使從阮籍求其文、立待之、籍時在袁孝尼家、宿醉、扶而起、書几板爲文、無所治定、乃寫符信、書鈔一百三十三、御覽七百一十

籍之抑渾、蓋以渾未識己之所以爲達也、後咸兄子簡、亦以曠達自居、父喪、行遇大雪、寒凍、遂詣浚儀令、令爲它賓設黍臛、簡食之、以致清議、廢頓幾三十年、是時竹林諸賢之風雖高、而禮教尚峻、迨元康中、遂至放蕩越禮、樂廣譏之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至于

此樂命之言有旨哉謂彼非玄心徒利其縱恣而已世說任誕篇注

籍歸遂著大人先生論所言皆胸懷間本趣大意謂先生與己不異也觀其長嘯相和亦近乎目擊道存矣世說棲逸篇注

籍與伶共飲步兵廚中並醉而死此好事者為之言籍景元中卒而劉伶太始中猶在世說下之上注

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飲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當祝鬼神自誓斷之耳便可具酒肉婦曰敬聞命供酒肉于神前請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酲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便飲酒進肉隗然已醉矣世說任誕篇注云見竹林七賢論御覽四百八十

劉伶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而往必欲毆之伶顧而笑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御覽二百七十一

秀為此義讀之者無不超然若已出塵埃而窺絕冥始了視聽之

表有神德玄哲能遺天下外萬物雖復使動競之人顧覩所徊皆悵然自有振拔之情矣（世說文學篇注）

山濤與阮籍嵇康皆一面而契若金蘭濤妻韓氏嘗以問濤濤曰當年可為友者唯此二人耳妻曰負羈之妻亦觀狐趙意欲一窺之可乎濤曰可也二人至妻勸濤留之宿具酒食夜穿墉而窺之濤入曰所見何如吾妻曰君才殊不如也正當以識度相友濤曰然伊輩亦當謂我識度勝（御覽四百九又四百四十四）

鬲令袁毅為政貪濁賂遺朝廷以營虛譽嘗遺山濤絲百斤衆人莫不受濤不欲為異乃受之命內閣縣之梁上而不用也後毅事露案驗衆官令吏至濤所濤于梁上下絲已數年塵埃黃黑封印如初以付吏（御覽四百九十三又八百十四）

咸寧中吳既平上將為桃林華山之事息役弭兵示天下以大安于是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時京師猶講武

山濤因論孫吳用兵本意濤為人常簡默蓋以為國者不可以忘戰故及之世說識鑒篇注

永寧之後諸王構禍狡虜歘起皆如濤言世說識鑒篇注

濤之處選非望路絕故貽是言世說政事篇注　案正文云有署閣柱曰閣東有大牛和嶠鞅裴楷鞦王濟剔嬲不得休或云潘尼作之注引王隱晉書云潘岳內非濤為作謠

王戎眸子洞徹視日而眼明不眩藝文類聚十七

王戎幼而清秀魏明帝于宣武場上為欄苞虎牙使力士袒裼迭與之搏縱百姓觀之戎年七歲亦往觀焉虎乘間薄欄而吼其聲震地觀者無不辟易顛仆戎亭然不動帝于閣上見之使問姓名而異焉水經穀水注御覽八百九十二

初籍與戎父渾俱為尚書郎每造渾坐未安輒曰與卿語不如與阿戎語就戎必日夕而返籍長戎二十歲相得如時輩劉公榮通士性尤好酒籍與戎酬酢終日而公榮不蒙一桮三人各自得也

戎爲物論所先，皆此類。世說儉嗇篇注

王戎女適裴氏，用貰女爲貸錢一萬，久而不還。女歸，戎色不悅，遽還錢乃釋。御覽三百八十八

王戎爲侍中，南郡太守劉肇遺戎筒中布五十端，戎不受而厚報其書。議者以爲譏，世祖患之，爲發詔，議者乃息。御覽八百二十

王戎簡脫，不持儀形，好乘巴白馬，雖爲三司，率爾私行，巡省田園，不從一人，以手巾插腰。戎故吏多至大官，相逢，戎輒下道避之。御覽七百十六，又八百九十七

王濟嘗解禊洛水，明日或問王濟曰：昨日游有何論議？濟曰：張華善說史漢；裴逸民敘前言往行，袞袞可聽；安豐侯道子房季札之間，超然玄著。藝文類聚四，又五十五，御覽三十

俗傳若此。潁川庾爰之嘗以問其伯文康，文康云：中朝所不聞，江左忽有此論，蓋好事者爲之耳。世說傷逝篇：王濬沖爲尚書令，過黃公酒壚，謂昔與嵇阮酣飲于此

注云云

阮咸善彈琵琶藝文類聚四十四

諸阮前世皆儒學善居室唯咸一家尚道棄事好酒而貧舊俗七月七日法當曬衣諸阮庭中爛然錦綺御覽作並列紗錦又作莫非錦紈咸時總角乃豎長竿挂大布犢鼻褌于庭中人問之曰未能免俗聊復爾爾世說任誕篇注御覽六百九十六又八百十六藝文類聚四北堂書鈔一百五十五

咸既追婢于是世議紛然自魏末沈淪閭巷逮晉咸寧中始登王途世說任誕篇注

全晉文卷一百三十七終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烏程嚴

蘇彥

彥，孝武時爲北中郎參軍，有蘇子七卷，集十卷。

芙蕖賦

偉芙蓉之菡萏，燿煒燁之丹花，舒紅采于綠沼，映的皪于朱霞。藝文類聚八十二

浮萍賦

余嘗沉舟遊觀，鼓檝川湖，覩浮萍之飄浪，乃觸水而自居，體任適以應會，亦隨遇而靡拘，伊弱卉之無心，合至理之冥符。藝文類聚八十二

秋夜長

晨暉電流以西逝，閑宵漫漫其未央，牛女隔河以延佇，列宿雙景以相望，輕雲飄霏以籠朗，素月披曜而舒光，時禽鳴于庭柳，節蘇

吟于戶堂零葉紛其交萃落英飈㠯散芳覩遷化之遒邁悲榮枯之靡常貞松隆冬㠯擢秀金菊吐翹㠯淩霜藝文類聚二

鶯詩序

時暫出郡忽聞鶯鳴聲甚哀急乃云野人所致外吏規爲方便㠯候送客聞之悵然又感莊生善鳴之雁若其無音將充庖廚豈得放任矯翮籠樊藝文類聚九十一

舜華詩序

其爲花也色甚鮮麗迎晨而榮日中則衰至夕而零莊周載朝菌不知晦朔況此朝不及夕者乎苟映采于一朝燿穎于當時焉識夭壽之所在哉余既玩其葩而歎其榮不終日藝文類聚八十九

女貞頌序

昔東阿王作楊柳頌辭義慷慨旨在其中余今爲女貞頌雖事異于往作蓋亦㠯厲冶容之風也女貞之樹一名冬生負霜葱翠振

柯淩風故清士欽其質而貞女慕其名或樹之于雲堂或植之于階庭 藝文類聚八十九

語誡

孔子曰余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赫胥之世大庭之治玄風陶鼓率直放志熙熙羣動無欲無事逮于三季奔競茲彰雷動風駭飛辯雲翔戰國紛擾爭霸稱疆爾乃遊說縱橫騁技時王銜刃懷毒吐奮示芳利動春露害重冬霜四紀若馳七都翦亡爰茲末俗扇風飈熾先意承旨原情察鄉擯爾邊豆和樂且康 藝文類聚十九

隱几銘

良匠造器妙巧應規俯仰灼照商略神奇假物興思須臾忘疲 北堂書鈔一百三十三

邛竹杖銘

安不忘危任在所杖秀矣雲竹勁直條暢節高質貞霜雪彌亮圓

以應物，直以居當，妙巧無功，奇不待匠，君子是扶，逍遙神王。藝文類聚六十九，又略見書鈔一百三十三

楠櫪枕銘

珍木之奇，文鬱理鮮，廉稜方正，密滑貞堅，朝景西踐，夕舒映天，書倦接引，酣樂流連，繼以高詠，研精上玄，頤神靖魄，須以寧眠。藝文類聚七十，御覽七百七

柏枕銘

寢貴無想，氣和體平，御心以道，閑邪以誠，色空無著，故能忘情。北堂書鈔一百三十四，藝文類聚七十

蘇子

謹案隋志道家，梁有蘇子七卷，晉北中郎參軍蘇彥撰，亡。舊新唐志皆七卷，宋不著錄，蓋唐末復亡，羣書引見尚多，繹其詞旨商韓而詆孟子，亦各言其志也，然而謬矣。漢志縱橫家別有蘇

子三十一篇、蘇秦撰、王伯厚謂即鬼谷子、未審信否、近有爲鬼谷子篇目攷者、采御覽等書、所引蘇子三條、指爲蘇秦則尤誤、

嘉慶丁丑歲冬十月、

夫人生一世、若朝露之託于桐葉耳、其與幾何、後漢王符傳注、藝文類聚八十八、初學記二、六帖二、御覽十二、歲華紀麗三

微生與婦人期、不來、水至、抱橋柱而死、藝文類聚九引蘇子、蘇秦語燕王有此、見戰國策及史記、疑非蘇彥、姑錄之

車渠馬腦、出于荒外、今冀州之土、曾未得其奇也、藝文類聚八十四、土一作士

蘭以芳自燒、膏以肥自焫、翠以羽殃身、蚌以珠破體、是以公孫賀得丞相而涕泣、而知滿之有毀、朝之有莫也、北堂書鈔九十九、御覽九百八十三

行務應規、步慮投矩、文選陸機長安有狹邪行注

蜀郡鄧公呼吸成霧、初學記二、御覽十五

天子坐九重之內、樹懸其門、旒以翳明、衡以隱聽、鑾以抑馳、御覽七十

夫帶方寸之印、拖（一作施）丈八之組、戴貂鶡之尾、建千丈之城、游五里之衢、走卒警蹕、叫呼而行、此諸侯之所謂榮華（一作世）俗之所謂富貴也、（御覽四百七十又九百二十四）

不食八珍、何以知味之奇、不爲文學、何以知世之資、（御覽六百七）

立君臣、設尊卑、杜將漸、防未萌、莫過乎禮、哀王道、傷時政、莫過乎詩、導陰陽、示悔吝、莫過乎易、明善惡、著廢興、吐辭令、莫過乎春秋、量遠近、賦九州、莫過乎尚書、和人情、動風俗、莫過乎樂、治刑名、審法術、莫過乎商韓、載百王、紀治亂、莫過乎史漢、孟軻之徒、溷淆其間、世人見其才易登、其意易過、于是家著一書、人書一法、雅人君子、投筆硯而高視、（御覽六百八）

房麗者、趙之賢人、立東門之外、有行商車轄亡、麗告之不悟、復更告、商人怒曰、吾轄自亡、何須汝告、惠加于己、而反怒之、吾欲比之

草木、草木有心矣。御覽七百七十三

象以牙喪身，不能去其白；薰以芳自燒，不能去其香。御覽九百八十三

張湛

湛字處度，孝武時中書侍郎，累遷光祿勳，有列子注八卷。案元魏亦有張湛，字子然，敦煌人，崔浩薦爲中書侍郎，非即其人。

嘲范甯

古方宋陽里子，少得其術，以授魯東門伯，魯東門伯以授左丘明，遂世世相傳，及漢杜子夏、鄭康成、魏高堂隆、晉左太沖，凡此諸賢，並有目疾，得此方云：用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蓰，蘊于胸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修之一時，近能數其目睫，遠視尺捶之餘，長服不已，洞見牆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晉書范甯傳，甯常患目痛，就中書侍郎張湛求方，湛因嘲之。

列子注序

湛聞之先父曰、吾先君與劉正輿傅穎根、傅咸子敷字穎根王粲從孫宏字正宗見晉書良吏傳皆王氏之甥也、竝少遊外家、舅始周、始周從兄正宗輔嗣、皆好集文籍、先并得仲宣家書、幾將萬卷、傅氏亦世爲學門、三君總角、競錄奇書、及長、遭永嘉之亂、與穎根同避難南行、車重各稱力、竝有所載、而寇虜彌盛、前途尚遠、張謂傅曰、今將不能盡全所載、且共料簡世所希有者、各各保錄、令無遺棄、穎根于是唯齎其祖玄父咸子集、先君所錄書中、有列子八篇、及至江南、僅有存者、列子唯餘楊朱說符目錄三卷、比亂、正輿爲揚州刺史、先來過江、復在其家得四卷、尋從輔嗣女壻趙季子家得六卷、參校有無、始得全備、其書大略明羣有以至虛爲宗、萬品以終滅爲驗、神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物自喪、生覺與化夢等情、巨細不限一域、窮達無假智力、治身貴于肆任、順性則所之皆適、水火可蹈、忘懷則無

幽不照此其旨也然所明往往與佛經相參大歸同于老莊屬辭引類特與莊子相似莊子慎到韓非尸子淮南子玄示旨歸多稱其言遂注之云爾列子道藏本

張璠

璠安定人爲祕書郎參著作有周易集解十二卷後漢紀三十卷

後漢紀論蔡邕爲朱穆謚

夫論者上之所贈非下之所造顏冉至德不聞有謚蔡朱二子各以衰代滅否不立故私謚也御覽五百六十二

論張松法正

劉璋愚弱而守善言斯亦宋襄公徐偃王之徒未爲無道之主也張松法正雖君臣之義不正然固已委名附質進不顯陳事勢若韓嵩劉光之說劉表退不告絕奔亡若陳平韓信之去項羽而兩

端攜貳爲謀不忠罪之次也（蜀志劉禪傳注）

易集解序

蜜蜂以兼采爲味（書鈔一百四十七引易注序）

依向秀本（經典釋文敘錄）

沈寂

寂吳興武康人太元中爲博士累遷至光祿勳

皇子廟議

皇子依如大夫禮應立後宜先告權爲行廟告于禮無文宜先行廟告嗣而後迎繼嗣之身案禮君薨嗣子生太祝裨冕告于廟既葬嗣子生祝告于廟明夫宗廟者神靈之所宅是以存亡吉凶必先告于廟古今不革之制三代不易之典豈有興滅繼絕傳祀百代而証亡者之靈滅告生之義耶緣情依禮謂宜先告于靈後迎繼嗣之身（通典四十七太元六年博士沈寂議）

江熙

熙字太和濟陽人爲兗州別駕有毛詩注二十卷

皇子廟議

穀梁傳云公子之重視大夫則王子一例也請皇子廟祭用大夫禮三廟牲用少牢若繼嗣之身未準大夫祭用士禮宜權立行廟告嗣而後迎繼嗣之身 通典四十七 太元八年

又議

皇子雖有廟然無子不立廟故詔使立後烝嘗之祀稱皇帝有命命某繼嗣 通典四十七

難范甯

往因禮親反因禮疏何嫌頓盡乎未若相遺于江湖既還宜各反服也 通典九十六范甯云甲無子取乙爲後甲晚自生子乙歸本家後甲終必當有服江熙難

庾弘之

弘之、太元中、爲太學博士。

朝臣上禮太子議

案武帝咸寧中、諸王新拜、有司近臣諸王公主上禮、今皇太子國之儲副、既已崇建、普天同慶、謂宜上禮奉賀。（通典七十、太元十二年臺符問皇太子既拜、朝臣奉賀、應上禮否。太學博士庾弘之議）

優遇陳留王議

陳留王前代之後、過君上賓之禮、皇太子雖國之儲副、在人臣之位、今謂班次宜在王下。（通典七十四、太元十二年）

庾敳

敳爲荊州別駕。

答殷仲堪問

荊州刺史殷仲堪問、禮文如是、此指釋有緦麻服而猶得祭者也。當不皆言新喪之親于所祭者邪、別駕庾敳、功曹滕恢、主簿劉恬、

荅曰尋禮文當是指明有緦服可以祭耳不以新喪之親干所祭者有服爲疑今世中傳重者而有從祖小功之服服既除恐不得以二祖服近而不祭也通典五十二

孫耆之

耆之爵里未詳

明堂議

郊以配天故配之以后稷明堂祀帝故配之以文王由斯言之郊爲皇天之位明堂爲上帝之廟故徐邈以配之爲言必有神主郊爲天壇則明堂非文廟矣通典四十四太元十三年

徐乾

乾太元中太學博士安帝時進給事中有穀梁傳注十二卷集二十一卷

褚爽表稱太子名議

禮記曰、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案夫人國之小君、君之一體、太子之母也、而尚不諱、則太子何嫌乎、又禮君前臣名、父前子名、又周公告父、皆稱武王名、益可明矣、通典一百四、太元十九年、義興太守孫爽上表稱太子名下太學議徐乾議 案御覽五百六十二引孫琳作徐邈誤

殷祭議

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經傳記籍、不見補殷之文、宋書禮志三、義熙二年、通典四十九作元興三年

李遼

遼清河人、太元中行北魯縣令、

上表請修孔廟

臣聞教者治化之本、人倫之始、所以誘達羣方、進德興仁、譬諸土石、陶冶成器、雖復百王殊禮、質文參差、至于斯道、其用不爽、自中華湮沒、闕里荒毀、先王之澤寢、聖賢之風絕、自此迄今、將及百年、

造化有靈否終以泰河濟兗徙海岱清通黎庶蒙蘇堯蕩舊化而典訓弗敷雅頌寂蔑久凋之俗大弊未改非演迪斯文緝熙宏猷將何以光贊時邕克隆盛化哉事有如賖而實急此之謂也亡父先臣回綏集邦邑歸誠本朝以太元十年遣臣奉表路經闕里過覲孔廟庭宇傾頓軌式穨弛萬世宗匠忽焉淪廢仰瞻俯慨不覺涕流既達京輦表求興復聖祀修建講學至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奉被明詔采臣鄙議敕下兗州魯郡準舊營飾故尚書令謝石令臣所須列上又出家布薄助興立故鎮北將軍譙王恬版臣行北魯縣令賜許供遣二臣發徂成規不遂陛下體唐堯文思之美訪宣尼善誘之勤矜荒餘之凋昧愍聲教之未浹愚謂可重符兗州刺史遂成舊廟蠲復數戶以供掃灑并賜給六經講立庠序延請徧學廣集後進使油然入道發剖琢之功遲仁義以征伐敷道德以服遠何招而不懷何柔而不從所爲者微所弘甚大臣自致

身輦轂下今八稔進覲轉積夙夜匪懈振武將軍何澹之今震扞三齊臣當隨反裴回天邑感戀罔極乞臣表付外參議宋書禮志一

許榮

榮會稽人太元中為左衛領營將軍

上疏陳五違

今臺府局吏直衛武官及僕隸婢兒取母之姓者本臧獲之徒無鄉邑品第皆得命議用為郡守縣令並帶職在內委事于小吏手中僧尼乳母競進親黨又受貨賂輒臨官領眾無衛霍之才而比方古人為患一也臣聞佛者清遠玄虛之神以五誡為教絕酒不淫而今之奉者穢慢阿尼酒色是耽其違二矣夫致人于死未必手刃害之若政教不均暴濫無罪必夭天命其違三矣盜者未必躬竊人財江乙母失布罪由令尹今禁令不明劫盜公行其違四矣在上化下必信為本昔年下書敕使盡規而眾議兼集無所採

用其遊五矣。厄僧成群。依傍法服。五誡粗法。尙不能遵。況精妙乎。而流惑之徒。競加敬事。又侵漁百姓。取財爲惠。亦未合布施之道也。晉書會稽王道子傳

謝敷

敷字慶緒。會稽人。鎭軍郗愔召爲主簿。臺徵博士。皆不就。

答郗敬輿書

至理淵玄。非言象所喻也。文選褚淵碑

安般守意經序

夫意也者。衆苦之萌基。背正之元本。荒迷放蕩。浪逸無涯。若狂夫之無所麗。愛惡充心。耽昏無節。若夷狄之無君。微矣哉。卽之無像。尋之無朕。則豪末不足以喻其細。迅矣哉。儵䠇惚怳。眴而宇宙。則奔電不足以比其速。是以彈指之閒。九百六十轉。一日一夕十三億想念。必響報成生。死栽句有脫誤一身所種。滋甚彌劫。凡在三界。倒

見之徒、溺喪淵流、莫能自反、正覺慈愍、開示慧路、防其終凶之源、漸塞忿欲之微兆、爲啟安般之要徑、泯生滅以冥寂、伸道品以養恬、建十慧以入微、數九神之逸足、防七識之洪流、故曰守意也、若乃制伏魔垢、拂刻漏結者、亦有學見賢樂之士、閉色聲于視聽、遏塵想以禪寂、乘靜泊之禎祥、納色天之嘉祚、然正志荒于華樂、昔習沒于交逸、福田矜執而日零、毒根迭興而罪襲、是以輪迴五趣、億劫難拔、嬰羅欲網、有劇深牢、由于無慧樂定、不惟道門、使其然也、至于乘慧入禪、亦有三輩、或畏苦滅色、樂循泥洹、志存自濟、不務兼利者、爲無著乘、或仰希妙相、仍有遣無、不建大悲、練盡緣縛者、則號緣覺、菩薩者、深達有本、暢因緣無、達本者有、有自空、暢無者因緣常寂、自空故不出有以入無、常寂故不盡緣以歸空、住理而有非所縛、非縛故無無所脫、苟厝心領要、觸有悟理者、則不假外以靜內、不因禪而成慧、故曰阿惟越致、不隨四禪也、若欲塵翳

心慧不常立者，乃假以安般息其馳想，猶農夫之淨地，明鏡之瑩刮矣。然則耘耨不以爲地，地淨而種滋；瑩刮非以爲鏡，鏡淨而照明。故開士行禪，非爲守寂，在遊心于玄冥矣。肇自發心，悲盟弘誓，秉權積德，忘期安衆，衆雖濟而莫脫，將廢知而去筌矣。是謂菩薩不滅想取證也。此三乘雖同假禪靜，至于建志厥初，各有攸歸，故學者宜恢心宏模，植栽于始也。漢之季世，有捨家開士安清，字世高，安息國王之太子也。審榮辱之浮寄，齊死生乎一貫，遂脫屣于萬乘，抱玄德而遊化，演道教以發矇，表神變以源之。于時俊乂歸宗，釋華崇實者，若禽獸之從麟鳳，鱗介之赴虬蔡矣。又博綜殊俗，善衆國音，傳授斯經，變爲晉文。其所譯出百餘萬言，探賾幽隱，淵玄難測。此安般典，其文雖約，義關衆經，自淺至精，衆行具舉，學之先要，孰踰者乎。行者欲凝神反朴，道濟無外，而不循斯法者，何異刖夫之陟太山，無翅而圖昇虛乎。釋迦如來妙慧足于曩劫，歷無

數呂潛化至于衆生運會圓滿告成而猶現行六年呂為教端者誠呂鎮一紛邪莫尙茲也由是而觀可不務歟敷染習沈冥積罪歷劫生與佛乖弗覩神化雖呂微祚得稟遺典而情想繁蕪道根未固仰欣聖軌未一暫履夕惕戰懼悲焉如擣是呂誠心諷習呂鍾識深每遺明敎輒咨疑滯然冥宗已遠義訓小殊乃采集英彥撮而載焉雖粗聞大要未悟者衆于是復率愚思推檢諸數尋求明證遂相繼續撰為注義幷抄撮大安般修行諸經事相應者引而合之或呂隱顯相從差簡搜尋之煩經道弘淺旣非愚淺所能裁衷又辭意鄙拙蔑不暢一祇增理穢敢云足呂關融妙旨乎實欲私記所識呂備遺忘而已耳儻有覽者願亮不逮正其愚謬焉

釋藏跡六出三藏記集六

弘君舉

君舉爵里未詳案隋志注梁有驍騎將軍弘戎集十六卷疑即此

食檄

烝太湖天頭之白鼠肉乳之豚飢倉之雞色如瑇瑁骨解肉離 書鈔一百四十五

又取濤湖獨穴之鯉赤山後陂之蓴伺瀧冷豉及熱應分食畢作蹀酒炙宜傳酒便清香肉則豆不悖鏖當有脫誤肶若波濤急火中炙脂不得熏親君子延嘉賓終日宴口口口 書鈔一百四十二

開香者踯躅于咽者塞門羅負楩子五十有餘牛脿口擣炙鴨脯魚熊白麞脯糖蟹濡臺車嫩主甜滋味遠來日醉之後悶下慷除應有蔗漿木瓜元李楊梅五味橄欖石榴玄拘葵羹腕煮各下一杯 御覽八百四十九

大市覆罌之蒜東里獨老之醯大鹽雜以姜菽椒好使之春韭 書鈔一百四十六御覽八百五十五又八百六十六

菹催廚人來作茶餅熬油煎葱例茶以絹當用輕羽拂取飛麪剛軟中適然後水引細如委綖白如秋練羹杯半在繼得一咽十杯

之後顏解體潤御覽八百六十

辛昞

昞爵里未詳

洛成時與桓郎牋

桓宣武令下官將千二百人在襄口營值天洪雨器仗沾濕塹廣深丈餘鹿角五重樓櫓嚴設自四更三唱攻逼至小食時不剋御覽三百三十七

祖台之

台之字元辰范陽人太元末爲尚書左丞免安帝初歷御史中丞侍中光祿大夫有志怪二卷集二十卷

荀子耳賦

夫惡勞而希逸實萬物之至誠何斯耳之不辰託荀子而宅形在瘠土而長勤無須臾之閑豫預清談而閉塞聞鄙褻而聰明竭微

聽于門閫探奪下之風聲藝文類聚十七

議錢耿殺妻事

尋建康獄竟因錢耿癲疾發作毆殺妻折無他變故將死之人不蒙哀矜之施無知之吏加以大辟之刑懼非古原心定罪之議御覽六百七十九

與王荊州忱書

君須復飲不廢止之將不獲已邪通人識士累于此物古人屏爵棄邑焚罍毀榼晉書鈔一百四十八引兩條

道論

夫道以至虛順通聖人以忘懷兼應初學記十七

論命

存亡壽夭咸定冥初文選辨命論注

問人爽

奭吳興人孝武末爲博平令

上疏劾茹千秋等

驃騎諮議參軍茹千秋協附宰相起自微賤竊弄威權衒賣天官其子壽齡爲樂安令贓私狼藉畏法奔逃竟無罪罰傲然還縣又尼姏屬類傾動亂時穀賤人饑流殣不絕由百姓單貧役調深刻又振武將軍庾恆鳴角京邑主簿戴良夫苦諫被囚殆至亡命而恆以醉酒見怒良夫以執忠廢棄又權寵之臣各開小府施置吏佐無益于官有損于國（晉書會稽王道子傳）

劉敬宣

敬宣字萬壽彭城人鎮北將軍牢之子太元末爲王恭前軍參軍又參會稽世子元顯征虜軍事隆安初以平王恭功加監湖將軍尋破孫恩加臨淮太守遷後軍從事中郎進輔國將軍元興中桓玄內逼奔姚興又奔慕容德還爲晉陵太守襲父爵武

岡縣男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安帝反正自表解職尋除冠軍將軍宣城內史襄城太守吕伐蜀無功免官尋從征慕容超又拒盧循遷使持節督馬頭淮西諸軍郡事鎮蠻護軍淮南安豐二郡太守梁國內史轉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出爲使持節督北青州軍郡事征虜將軍北青州刺史領清河太守尋領冀州刺史進右將軍義熙十一年爲其下王猛子所殺案敬宣宋書有傳今宜列晉宋

報諸葛長民書

下官自義熙已來首尾十載遂忝三州七郡今此杖節常懼福過禍生實思避盈居損富貴之旨非所敢當宋書劉敬宣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一百三十八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郭元祖

元祖爵里未詳，有列仙傳讚二卷。

列仙傳讚

讚曰：易稱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然後有人民，有人民，然後有生死，生死之義著明矣。蓋萬物施張，渾爾而就，亦無所不備焉。神矣妙矣，精矣微矣，其事不可得一一論也。聖人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日月運行，四時分治，五星受制于太微，監無道之國，吉凶預見，以戒王者。動靜言語，應效相通，有自來矣。夫然雖不言其變化，云爲不可謂之無也。周書序桑蟜問涓子曰：有死亡而復云有神仙者，事兩成邪？涓子曰：言固可兩有耳。孝經援神契言：不過天地造靈洞虛，猶立五嶽，設三台，陽精主外，陰精主內，精氣上下，

經緯人物道治非一若夫草木皆春生秋落必矣而木有松柏橿檀之倫百八十餘種草有芝英萍實靈沼黃精白符竹翣戒火長生不死者萬數盛冬之時經霜歷雪蔚而不凋見斯其類也何怪于有仙邪余嘗得秦大夫阮倉撰仙圖自六代迄今有七百餘人始皇好遊仙之事庶幾有獲故方士霧集祈祀彌布殆必因迹託虛寄空爲實不可信用也若周公黃錄記太白下爲王公然歲星變爲甯壽公等所見非一家聖人所以不開其事者以其無常然雖有時著蓋道不可棄距而閉之尙貞正也而論語云怪力亂神其微旨可知矣

赤松子

眇眇赤松飄飄少女接手翻飛泠然雙舉縱身長風俄翼玄圃妙達巽坎作範司雨

甯封子

奇矣封子妙稟自然鑠質洪鑪暢氣五煙遺骨灰燼寄墳甯山人覩其迹惡識其元

馬師皇

師皇典馬廄無殘駟精感羣龍術兼殊類靈虬報德彌鱗銜轡振躍天漢粲有遺蔚

赤將子輿

蒸民粒食孰享遐祚子輿拔俗餐葩飲露託身風雨遨然矯步雲中可遊性命可度

黃帝

神聖淵玄邈哉帝黃暫莅萬物冠名百王化周六合數通無方假葬橋山超昇昊蒼

偓佺

偓佺餌松體逸眸方足躡鸞鳳走超騰驤遺贈堯門貽此神方盡

性可辭、中智宜勝、

容成公

亹亹容成、專氣致柔、得一在昔、含光獨游、道貫黃庭、伯陽仰儔、玄牝之門、庶幾可求、

方回

方回頤生、隱身五柞、咀嚼雲英、棲身隙漠、御閉幽室、重關自廓、印改掩封、終焉不落、

老子

老子無爲而無不爲、道一生死、迹入靈奇、塞兌內鏡、冥神絕涯、德合元氣、壽同兩儀、

關令尹

尹喜抱關、含德爲務、挹漱日華、仰玩玄度、候氣真人、介焉獨悟、俱濟流沙、同歸妙趣、

涓子

涓老餌朮享茲遐紀九仙既傳三才乃理赤鯉投符風雲是使卅琴幽巖高棲遐峙

呂尚

呂尚隱釣瑞得赬鱗通夢西伯同乘入臣沈謀籍世芝髓鍊身遠代所稱美哉天人

嘯父

嘯父駐形年衰不邁梁母遇之歷虛啟會丹火翼輝紫煙成蓋眇企昇雲抑絕華泰

師門

師門使火赫炎其勢乃豢虬龍潛靈隱惠夏王虐之神存質斃風雨既降肅爾高逝

務光

務光自仁、服食養眞、冥遊方外、獨步常均、武丁雖高、讓位不臣、負石自沈、虚無其身、

仇生

異哉仇生、靡究其向、治身事君、老而更壯、灼灼容顏、怡怡德量、武王祠之、北山之上、

彭祖

遐哉碩仙、時惟彭祖、道與化新、緜緜歷古、隱淪玄室、靈著風雨、二虎嘯時、莫我猜侮、

卭疏

八珍促壽、五石延生、卭疏得之、鍊髓餌精、入已百年、行邁身輕、寢息中嶽、遊步仙庭、

介子推

王光沈默、享年遐久、出翼霸君、處契玄友、推祿讓勤、何求何取、遯

影介山泪迹海右

馬丹

馬丹官晉與時汙隆事文去獻顯沒不窺密網將設從禮迅風杳然獨上絕迹玄宫

平常生

穀城妙匹誠達奇逸出生入死不恆其質玄化忘形貴賤奚恤質除塵汙終騰雲室

陸通

接輿樂道養性潛輝見諷尼父論吕鳯衰納氣吕和存心吕微高步靈嶽長嘯峨嵋

葛由

木可爲羊羊亦可靈靈在葛由一致無經爰陟崇綏舒翼揚聲知術者仙得桃者榮

江妃二女

靈妃豔逸，時見江湄，麗服微步，流盼生姿，交甫遇之，憑情言私，鳴佩虛擲，絕影焉追。

范蠡

范蠡御桂，心虛志遠，受業師望，載潛載惋，龍見越鄉，功遂身返，屣脫千金，與道舒卷。

琴高

琴高晏晏，司樂宋宮，離世孤逸，浮沈涿中，出躍赬鱗，入藻清沖，是任水解，其樂無窮。

寇先

寇先惜道，術不虛傳，景公戮之，尸解神遷，歷載五十，撫琴來旋，夷俟宋門，暢意五絃。

王子喬

妙哉王子。神遊氣爽。笙歌伊洛。擬音鳳響。浮丘感應。接手俱上。揮策青崖。假翰獨往。

幼伯子

周客戢容。泯迹泥蟠。夏服重纊。冬振輕紈。作不背本。義不獨安。乃眷周氏。祐其艱難。

安期先生

寥寥安期。虛質高清。乘光適性。保氣延生。聊悟秦始。遺寶阜亭。將遊蓬萊。絕影清泠。

桂父

偉哉桂父。挺直遐畿。靈葵內潤。丹桂外綏。怡怡柔顏。代代同輝。道播東南。奕世莫違。

瑕丘仲

瑕丘通玄。謫脫其迹。人死亦死。汎焉言惜。遨步觀化。豈勞胡驛。苟

不覩本誰知其諒

酒客

酒客蕭條寄沽梁肆何曰標異醇醴殊味屈身佐時民用不匱解紱晨征莫知所萃

任光

上蔡任光能鍊神丹年涉期頤睢爾朱顏頃適趙子縱任所安升軌柏梯高飛雲端

蕭史

蕭史妙吹鳳雀舞庭嬴氏好合乃習鳳聲遂攀鳳翼參翥高冥女祠寄想遺音穢清

祝雞翁

人禽雖殊道固相關祝翁傍通牧雞寄鸃育鱗道洽棲雞樹端物之致化施而不刊

朱仲

朱仲無欲、聊寄賈商、俯窺驪龍、捫此夜光、發迹會稽、曜奇咸陽、施而不德、歷世彌彰、

修羊公

卓矣修羊、韜奇含靈、枕石大華、餐茹黃精、漢禮雖隆、道非所經、應變多質、忽爾隱形、

稷丘君

稷丘洞徹、修道靈山、鍊形濯質、變白還年、漢武行幸、攜琴來延、戒以升陟、逆覩未然、

崔文子

崔子得道、術兼祕奧、氣癘降喪、仁心攸悼、朱旛電麾、神藥捷到、一時獲全、永世作效、

赤須子

赤須去豐爰憩吳山三樂茲御朽貌再鮮空往師之而無使延頤問小智豈識巨年

東方朔

東方奇達混同時俗一龍一蛇豈豫榮辱高韻沖霄不羈不束沈迹五湖騰影暘谷

鉤翼夫人

婉婉弱媛廟符授鉤誕育嘉嗣皇祚惟休武之不達背德致仇委身受戮尸滅芳流

犢子

犢子山棲採松餌苓妙氣充內變白易形陽氏奇表數合理冥乃控靈犢倏若電征

騎龍鳴

騎鳴養龍結廬虛池亟至俟化乘雲驂螭紆轡故鄉告曰遂移洞

鏡與群情眷不離

主柱

主柱同窺道士精徹玄感通山丹沙出穴熒熒流丹飄飄飛雪岩長悟之終然同悅

園客

美哉園客顏曄朝華仰吸玄精俯捋五葩馥馥芳卉采采文蛾淑女宵降配德升遐

鹿皮公

皮公興思妙巧纏綿飛閣懸趣上挹神泉肅肅清廟愔愔二間可以閑處可以永年

昌容

殷女忘榮曾無遺戀怡我柔顏改華標蒨心與化遷日與氣鍊坐臥奇貨惠及孤賤

谿父

谿父何故欲在幽谷下臨青澗上翳委辱仙客舍之導已祕籙彤
絕埃壒心在舊俗

山圖

山圖抱患因毀致全受氣使身藥輕命延寫哀墳柏天愛猶憖數
周高舉永絕俗緣

谷春

谷春既死停屍猶溫棺闔五稔端委于門顧覩空柩衫逝衣存留
軌太白納氣玄根

陰生

陰生乞兒人厭其黷識眞者希累見囚辱淮陰忘吝況我仙屬惡
肆殃及自災其屋

毛女

婉孌王姜、與時逍遥、眞人授方、餐松秀實、因敗獲成、延命深吉、得意巖岫、寄歡琴瑟、

子英

子英樂水、遊捕爲職、靈鱗來赴、有煒厥色、養之長之、挺角傳翼、遂駕雲螭、超步大極、

服閭

服閭遊祠、三仙是使、假寐須臾、忽超千里、納寶毀形、未足多恥、攀龍附鳳、逍遥終始、

文賓

文賓養生、納氣玄虛、松菊代御、鍊質鮮膚、故妻好道、拜泣踟躕、引過告術、延齡百餘、

商丘子胥

商丘幽棲、韞櫝妙術、渴飲寒泉、飢茹蒲朮、吹竽牧豕、卓犖奇出、道

足無求樂茲永日

子主

子主挺年理有所資常主祠秀拊琴龍倉呂道相符嘗與訟微匡事竭力問昭我師

陶安公

安公縱火紫炎洞熙翩翩朱雀銜信告時奕奕朱虬蜿然赴期傾城仰覿迴首顧眷

赤斧

赤斧頤真發秀戎巴寓迹神祠煉丹沙髮雖朱艷顏暉丹葩采藥靈山觀化南遐

呼子先

三靈潛感應若符契方駕茅狗蜿爾龍逝參登太華自稱應世事君不端會之有惠

負局先生

負局神端，披褐含秀，術兼和鵲，心託宇宙，引彼萊泉，灌此絕岫，欲返蓬山，呂齊天壽。

朱璜

朱璜寢瘕，福祚相迎，眞人授藥，三屍俱靈，心虛神瑩，臓贊幽冥，毛賴髮黑，超然長生。

黃阮丘

葱霧嚴嶺，實棲若人，被裘散髮，輕步絕倫，含道養生，妙觀通神，發驗朱璜，告徧下民。

女丸

玄素有要，近取諸身，彭翢得之，五卷呂陳，女丸蘊妙，仙客來臻，傾書開引，雙飛絕塵。

陵陽子明

陵陽垂釣，白龍銜鉤，終獲瑞魚，靈術是修，五石溉水，騰山乘虬，子安果没，鳴鶴何求，

邗子

邗子尋犬，宕入仙穴，館閣峩峩，青松列列，受符傳藥，往來交結，遂棲靈岑，音響昭徹，

木羽

司命挺靈，產毋震驚，乃要報了，契定未成，道足三五，輕駟宵迎，終然報德，久乃遐齡，

玄俗

質虛影滅，時惟玄俗，布德神丸，乃寄鹿贖，道發河間，親寵方渥，騰龍不制，超然絕足，道藏本列仙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番禺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一百三十九終